

八十回本《石頭記》成書再考*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指出，就目前資料，可將現存八十回本《石頭記》成書分為初稿《風月寶鑑》、修訂稿《紅樓夢》和最後未完成稿《石頭記》三個階段。就書中主要人物年齡從舊稿到新稿過程中不斷降低的事實，可看到本書從寫青年男女風月之情到寫少男少女兒女真情的轉變。賈元春的出現是爲了建造大觀園。賈府擴張也是新舊稿的不同處。

關鍵詞：石頭記、紅樓夢、風月寶鑑

三年前，我寫了一篇〈八十回《石頭記》成書初考〉的論文，就人物年齡和情節刪削兩個側面去研究《石頭記》的成書經過。^(註1)〈初考〉指出：《石頭記》新舊稿間，人物年齡普遍降低，是一項規律性的變化。「降低書中人物年齡，就改變寫作重點，從描畫成年人青年人爲主的世界，以勸戒妄動男女之情爲主的《風月寶鑑》，改易成敘寫童年人少年人爲主的世界，寫青梅竹馬的人間樂園的戀愛和成長的悲劇的《石頭記》。」「刪削剪裁的目的則是爲了突出主要人物，主要情節，因而將舊稿原來和新的構思關係較淺的人物和情節減弱或乾脆刪削。刪削亦爲了淡化較濃烈的風月氣氛。」(〈初考〉92) 成書過程研究是一個大題目，〈初考〉只開了一個頭，提出點粗淺的看法。本文擬繼續就人物年齡、賈府和大觀園三方面來比較舊稿和現存《石頭記》的差別，並探求作者改稿的原因。

研究《石頭記》成書過程，幾乎都不能不引用甲戌本第一回開頭談及此書來

* 此爲中央大學文學院主辦的“與世界對話——甲戌年(1994)世界紅學會議”(1994年6月10日至12日)之論文。

1. 陳慶浩，〈八十回《石頭記》成書初考〉，載《文學遺產》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80-92。此文以下簡稱〈初考〉，括號內用阿拉伯數字表頁次。

歷一段(註2)：

……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彙校》I 18-20)

這裏提出了五個書名，倒和「增刪五次」很相配。是否每次改稿時亦改換書名？由於歷次改稿都沒存留下來，不可得知。但所列五個書名中，倒有三個有具體的記錄可以辨認的。首先是《石頭記》。空空道人抄錄的《石頭記》原本我們雖無緣拜讀，但現存的《石頭記》抄本，大致都是據「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本來的。文字或有差別，但大輪廓已是固定了的。我們今天讀的《紅樓夢》前八十回，可以說是脂硯齋「抄閱再評」的《石頭記》傳承下來的。甲戌本在上引談及書名一段，有硃筆眉批：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脂輯12) (註3)

一般認為，《風月寶鑑》是現存《石頭記》的早期稿子，今本《石頭記》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等賈瑞和鳳姐的故事，秦可卿、尤家姐妹等一類「戒妄動風月之情」的文字，都是承繼《風月寶鑑》而來的。但因資料不足，故此處棠村所序之《風月寶鑑》，不能確定即等同於孔梅溪所題的《風月寶鑑》。只知前者是雪芹「舊有之書」；而後者是《石頭記》異名之一而已。至於《紅樓夢》，則

2. 本文所引《石頭記》，因需比較各不同版本異同，一一註明不便，故選用馮其庸主編、紅樓夢研究所彙校，《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以下簡稱《彙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第一冊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二冊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三冊一九八八年八月，第四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五冊一九八九年四月。引文末括號內以羅馬數字表示冊次，阿拉伯數字表示頁次，以下不再說明。
3. 參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以下簡稱《脂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六年增訂再版。按本文引用脂批處，均引自《脂輯》，以後引文後附書名，並以阿拉伯數字指明頁次，更不出註。

有永忠（1735-1793）和明義（約 1743-1803 以後）讀此書後的題詩。^(註4)明義《綠煙瑣窗集》有〈題紅樓夢〉詩二十首，前有小引謂：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爲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註5)

明義題紅詩所述《紅樓夢》情節和現存本《石頭記》稍有不同，我們可將他所見的《紅樓夢》，看成繼《風月寶鑑》後的一個稿本。因而在《石頭記》成書過程中，有明確記錄的稿子是早期稿子（《風月寶鑑》），增刪修訂稿（《紅樓夢》）和未完成的最後定本（《石頭記》）。而這和保留在甲戌本的凡例及脂評所提及的書名，也是相配合的。凡例第一條是「紅樓夢旨義」，謂：

……《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及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彙校》 I 1)

「紅樓夢旨義」強調「《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而〈凡例〉第二條中提到的「中京」之類，在現存《石頭記》中沒出現，可設想是書稿定名爲《紅樓夢》時期的產物。書名說明中，不提及《情僧錄》之名，對《金陵十二釵》亦頗猶疑。在眾多脂評中，亦從未及此書有《情僧錄》之名。提到《石頭記》的有約五十處

4. 永忠有題紅詩三首，詩題爲〈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載《延芬室集·戊子稿（乾隆三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頁 778。

5. 見富察明義，《綠煙瑣窗集·外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頁 105-109。

(參《脂輯》803)，《紅樓夢》的十來處(參《脂輯》817)，《風月寶鑑》四處(參《脂輯》817)，《金陵十二釵》的只有一處。謂「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照本來之敘述，初稿很可能叫《石頭記》，後改爲其他名稱，但到脂硯齋抄閱再評時又恢復用《石頭記》作書名，故脂評中多提《石頭記》而少及其他。《金陵十二釵》還是因提到雪芹題名而及的，不作單獨書名使用。不過本書既提到「增刪五次」，又有五個書名，有人且以爲「實際上是每增刪一次就增加一個題名，它們所題的是同一部小說在不同創作階段的稿本，乃作者增刪稿本的雪鴻之跡。」^(註6)這也是有理的。但我們既沒有作者各次的增刪稿，只能根據各不同版本的正文、分回情況、脂評及個別讀過本書稿本者零碎的記錄來考察本書成書的經過。資料既有限，不可能細分，只能就已有明確記錄的書名，將書的形成分爲三個階段。很明顯，每一階段，可能包含不只一次的修改稿；即在某一次修改稿中，亦可能不只一次改動。因此，出現在某一階段的稿子有不只一種更易，也是很自然的。故在此，姑且用《風月寶鑑》之書名，代稱第一期以描寫青年男女風月之情爲重心的「初期稿」；以《紅樓夢》代稱永忠、明義等所讀的「中期稿」；而以《石頭記》代稱第三期以刻畫兒女真情爲重心的「未完成稿」。

(一)由風月之情到兒女真情

〈初考〉已指出：「人物年齡普遍降低，是本書新舊稿間一項規律性的變化。」(頁85)，林黛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黛玉入都，有六歲、九歲和十三歲三說，每說都有不同版本文字的根據，剛好配合《石頭記》、《紅樓夢》和《風月寶鑑》成書的三個階段。就是說，在今本《石頭記》中，她是六歲入都。在永忠、明義等所讀的《紅樓夢》中，她是九歲入都。而在早期稿本《風月寶鑑》中，她是十三歲入都的。前後年齡相差達七歲。

今本寶釵比寶玉大兩歲，省親年過十五歲生日。她比黛玉遲幾個月到賈府，上京時九歲。但在舊稿中，她是十四歲才入都的。《石頭記》第四回介紹薛家時說薛姨媽「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彙校》I 203)

6. 見朱淡文《紅樓夢研究》，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一，頁244。

甲戌本同回介紹薛蟠時說他「字文龍，年方十有五歲。」（《彙編》I 201-202）此薛蟠還未為搶甄英蓮而打死馮淵，待事發後入都，也應是十六歲了。此回謂「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彙校》I 203-204）而薛蟠上京目的之一是「送妹待選」。〈初考〉引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謂清代挑選秀女，「其年自十四至十六為合例。」（頁85）寶釵既為「待選」上京，自以十四歲為合適。

第二十二回開頭，鳳姐告訴賈璉：「……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彙編》II 1111-1112）接下又補充說：「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才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置酒戲。」（《彙編》II 1114）書中還有其他才上京的文字。薛家上京就住在賈府，十五歲是寶釵在賈府過的「第一個生辰」，也是他十四歲入都的確證。

王府本第四回談及薛公子時謂「學名薛蟠，字表文起，年方一十七歲。」薛蟠在舊稿中年紀較大，在今本中也還有跡可尋的。第二十八回正文：

鳳姐因在裏間屋裏看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樣費事。我問他甚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使得，掐下來，過後兒我再檢好的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麪子呢。（《彙校》II 1466-1467）

看了這段說話，可知薛蟠比鳳姐大。薛家上京次年是「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周瑞家的告訴她如今是鳳姐當家，

劉姥姥因說：「這鳳姑娘今年大還不過二十歲罷了，……」（《彙校》I

309)

以此年薛蟠十九歲而論，則寶釵上京年十六歲，和蒙府所說薛蟠上京前一年十七歲合榘。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在《風月寶鑑》時期，寶釵十六歲到賈府；到《紅樓夢》時期，十四歲到賈府；《石頭記》時期，九歲到賈府。和黛玉一樣，前後相差七歲。

今本第四十九回寶釵的堂妹薛寶琴，李紈的侄女李紋、李綺，邢夫人的侄女岫煙同時到賈府，住進大觀園。

此時大觀園中比先更熱鬧了多少。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煙，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個。敍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個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月同日，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細細分晰，不過是「弟」「兄」「姐」「妹」四個字隨便亂叫。（《彙校》III 2627-2629）

庚辰本「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個人……」被添改爲「除李紈與鳳姐兒年紀長，他十一個人……」。蒙府、戚序、戚寧、列藏、甲辰、程甲諸本，亦有類似改動。鳳姐此時已二十多歲，和姑娘們混在一起自不相宜，將她和李紈另列，是有必要的。照《石頭記》年表，此時寶玉十三歲，黛玉、探春、湘雲、寶琴等才十二歲，惜春更小，皆談不上「十五六七歲」的，可知這還是《紅樓夢》時期稿子的年齡，較《石頭記》時期多了三四歲。

此回回前庚辰本有批：

此回係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脂輯》635）

吳世昌認爲這是過去稿本上留下的批，並謂：

……按第五回警幻冊子和〈紅樓夢曲子〉中的「十二正釵」，有元春、秦可卿、妙玉、巧姐在內。這一回新來了李紋、李綺、薛寶琴、邢岫煙，配上原有的黛、釵、湘、迎、探、惜、紈、鳳，雖然也可湊足十二人，但這十二人和第五回中雪芹所定名單畢竟不同，且十一正釵中決不能沒

有元春、妙玉等人。是不是舊稿《風月寶鑑》中的十二正釵都是大觀園內能詩的才女，故以二李、琴、岫代替早死的可卿、進宮的元春和不會做詩的鳳姐、巧姐？果爾則二李、琴、岫應有較詳的故事，不會像現在這樣，除寶琴外，其餘三人簡直是可有可無的人物了。（註7）

吳世昌當時還沒注意到《石頭記》舊稿可分為二個階段，將所有舊稿都看成是《風月寶鑑》中的情節。但我們既然知道《石頭記》前身，還可分為《紅樓夢》和《風月寶鑑》兩個時期，照此回所述各人年齡差距和《石頭記》年表所排定名齡差距，將這部分稿子看成《紅樓夢》時期的稿子更準確些。《風月寶鑑》時期很可能沒有大觀園，是否有十二釵亦不好確定。

照今本《石頭記》，寶玉七歲時，六歲的黛玉到賈府，數月後，九歲的寶釵亦入都相聚。省親年的冬天，眾女兒在大觀園匯集，寶玉十三歲，黛玉十二歲，寶釵十五歲，除李紈、鳳姐外，其他諸人，十二三四五歲不等。而在《紅樓夢》稿本時期，黛玉九歲入都，那時寶玉十歲，二年後，十四歲的寶釵才到賈府的。省親年的冬天，眾女兒在大觀園匯集，「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我們所引的眾女兒相會一段，就是《紅樓夢》時期的稿子，還未經過增刪，才留下年齡不配合的痕跡。更早期的《風月寶鑑》稿，黛玉十三歲到賈府，寶釵十六歲到賈府，故事開展時，主角年齡比今本大七歲。就這些人年齡演變的軌跡，我們可以歸納出：由舊稿向新稿演變的過程中，人物年齡不斷降低的結論。

新舊稿間人物年齡的變化也反映到賈府的丫環中。第四十六回賈赦看上鴛鴦，要收她做小老婆，叫邢夫人向她示意。鴛鴦不願接受，躲到大觀園裏，遇見平兒，和她談心事說：

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甚麼話兒不說？甚麼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且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

7. 見吳世昌，《紅樓夢探源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241。又參上引朱淡文書，頁274、297-298。

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要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彙校》III 2464-2466）

這一段話提到的可人，今本只在此處出現。茜雪離開賈府事，據脂批，是舊本一個情節，今本已刪去了。這裏還提及，可知這一段是從舊稿來，還沒有修改過。從鴛鴦的陳述可知她和平兒襲人金釧等從小兒一起長大的，大概年齡也差不多。今本襲人比寶玉大兩歲，第四十六回還在省親那一年，應該是十五歲。但〈初考〉中我們已指出，從今本留下來舊稿的線索，她最少十七八歲，（〈初考〉83），這才符合她先服侍過賈母，又服侍過湘雲幾年，再服侍寶玉的經歷。第三十回金釧兒哀求王夫人不要攆他，說「我跟了太太十來年」（《彙校》II 1605），這也還是省親年，即使金釧八、九歲開始服侍王夫人，此時亦應是十七八歲了。也可知在舊稿中這些人的年齡較《石頭記》所記最少大兩三歲。

《石頭記》中寶玉明確記錄的年齡雖沒有舊稿留下的線索，但他交往的朋友年齡都顯得較大，如馮紫英、柳湘蓮、蔣玉菡等都是青年人了。第二十六回甲戌本回末：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嘆。（《脂輯》515）

在〈初考〉中我們分析過，倪二俠文可能和今本一樣，和賈芸有關，跟寶玉沒多大關係。但紫英、湘蓮、玉菡三人都是寶玉的朋友，俠文大概是青年人而非少年人的故事，俠文發生在第二十六回前，可知舊稿中，故事很快進入青年生活的描寫。〈初考〉研究和寶玉同齡的秦鐘，發現他在舊稿中，比今稿要大五六歲。（〈初考〉83）

從早期稿本《風月寶鑑》到後來的《紅樓夢》以及我們看到的《石頭記》人物年齡不斷下降，使我們看到作者寫作重點的轉移。從以寫青年人風月之情為主的故事轉到以敘寫少年的兒女真情，追憶失去少年樂園的時代和伙伴，特別是閨閣的少女。當然人物年齡降低，主要表現在《石頭記》中少男少女身上，《石頭記》中的青年人、成年人，絕大多數看不出人物年齡在新舊稿中的變化。

(二)賈府的擴張

《石頭記》形成過程各期的稿子都沒有保存下來，但現存的《石頭記》畢竟自早期稿子增刪而成，而且在書未完成時作者過世，因而留下不少尚未完全接合的地方和矛盾點；脂批又記下一些早期稿子的線索，提供我們了解早期稿本的資料。這裏我們來看早期稿本中的賈府。

就我所知，張愛玲最先研究早期稿本的賈府，她注意到今本《石頭記》第五十五回鳳姐平兒談要緊縮家庭開支一段文字，鳳姐說：

「……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夠了，寶玉和林妹妹他二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下三四個，滿破著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裏省有一抵子也就夠了。老太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灶火炕讓他鑽去罷。……（《彙校》IV 3036-3039）」

這段話中，「兩次把惜春視為賈政的女兒」^(註8)。後來，她又發現第六十二回惜春和寶琴下棋時，林之孝家的帶一媳婦請求發落：

……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裏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聽見問著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才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

8. 張愛玲，《紅樓夢魘》，台北，皇冠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 285-288。本書以後簡稱《夢魘》，標於引文後。

道：「方才大奶奶都往廳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探春點點頭，道：「既這麼著，就攆出他去，等太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去不提。（《彙校》I V 3452-3455）

張愛玲評論道：

惜春的丫頭都是從東府帶來的，丫頭的母親也是寧府奴僕，不會在大觀園內當差。即使有例外，探春也應問一聲，是東府的人，就該像第七十四回的入畫一樣，要等尤氏來處理，李紈鳳姐探春都不會擅自發放。顯然第六十二回的惜春還是探春的異母妹，當時還沒有寧府。（《夢魘》394）

張氏比較第二回賈雨村家的四姐妹一段各本異文發現，惜春原是賈政幼女，是書中加入寧府後才將她改為賈珍之妹。通過書中對迎春和賈赦和邢夫人的描寫，覺得他們都是後來添進去的。（參《夢魘》286-288, 330-332, 341, 361-362, 394-395）

張愛玲從創作的角度，指出寧府和賈赦一支，都非初稿所有，是後來才添上的。馬萬里、趙耀璋〈早期《紅樓夢》書稿中應沒有寧國府〉^{（註9）}一文，則直接引第二回冷子興和賈雨村談下列對話作證。

……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還細考查得來？若論榮國一枝，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疏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疏了？」（《彙校》I 81-82）

馬趙兩位的文章指出：

9. 《學術交流》，一九八七年第四期，頁 85-92。此文轉載於《複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八七年第四期，頁 8-15。

這段對話，濃縮地展視了「增刪」過程。作者先書「榮國一支」；後變「寧榮兩宅」。中間隔著「榮國兩門」。這榮國兩門，落到實上，只能是指賈赦、賈政。……說雖似是而非，意仍「演說榮國一府」，但作者留有深意，以「榮」字上承「榮國一枝」，憑「兩」字引進「寧榮兩宅」。就借「榮國兩門」這個過門兒，僅僅二十五個字，塞進一個寧國府。鬼斧神工，筆力超絕。不過，白紙黑字，寧國府的來路，在這兒也留下了千古確證，證明寧國府是後納入榮國府的，證明《紅樓夢》的早期書稿，原本只有一個榮國府，只是「榮國一枝」，而不是「寧榮兩宅」。(註10)

按此回各本皆有回前總批，除甲戌、甲辰本外，其他諸本包括程本皆混入正文。此批多次提及榮府，曰：

……其「演說榮國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略出其大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據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脂輯》35-36）

馬趙謂：

……文內五見「榮府」，竟不書寧府一字，實是書中只有榮府。面對只有「榮國一府」之書，脂硯齋怎出「寧榮兩宅」的批注？書中沒有「寧國府」這個內容，回首題語，當然只能是「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了。(註11)

馬、趙文認為：「寧國府是在較晚時候才被增刪納入榮國府故事的，這在情節上也留有納入痕跡。」文章舉賈政壽辰和秦氏病喪兩事，指出和原有的榮國府故事時序不合，作為後來加入而作者早逝，書未完成所留下的明證。(註12)

10. 上引《複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頁10。

11. 同上。

12. 同上，頁11-13。

今本《石頭記》所描述的賈府，到寶玉一輩是四代人，寶玉是榮國公的重孫。但書中有三處地方，又將寶玉說成榮國公的孫子。

第五回警幻向眾姐妹述及帶寶玉到太虛幻境原委：

…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留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繼業。其中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性怪謫，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彙校》I 253-255）

此段可注意者，「嫡孫」兩字，各本皆同。^(註13)第十六回末「秦鐘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央求眾鬼放他回去和好朋友說一句話：

……眾鬼道：「又是甚麼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彙校》I 788）

此回結尾，各本雖有差別，而「榮國公孫子」五字，全部相同。又第二十九回賈府在清虛觀打醮，賈母和張道士寒暄，寶玉上前請安，因談及寶玉說：

「……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止，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著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說，也不由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說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彙校》II 1541-1542）

此節賈母是榮國公的嫡配，榮國公死時賈赦、賈政還小，寶玉像他爺爺，是特別得賈母疼愛的原因。前文說這張道士「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下文自稱「小

13. 寶玉為榮國之嫡孫，自無疑義，而此處寧榮二公皆謂其為嫡孫，則不合理。可知原只有榮國，寧國原無，是後加上的。此處也可作舊稿無寧國府一證。

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比賈母大數歲，做賈母丈夫的替身正合，做她家翁的替身就嫌小了，由張道士我們當想到第七回那位「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的焦大，只因醉酒，講出賈府「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的真象，被「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裡去」，「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參《彙校》I 383-390) 焦大老了還在賈府當差，總不過六七十歲。說他跟過寶玉的爺爺出兵還來得及，如說是曾祖父，就趕不上了。這些都是舊稿中榮國公是賈寶玉祖父的遺跡，和冷子興的演說矛盾。朱淡文認為：

……這一矛盾透露出《紅樓夢》成書過程中的特徵：此書從初稿到第五次增刪稿，其規模逐步擴展，內容亦逐漸豐富。作者舊稿原將賈母設計為榮國公賈源之妻即榮國公夫人，而將賈寶玉安排為榮國公之孫。乾隆十九年甲戌開始第五次增刪時，作者擴大了舊稿的規模，在賈氏家族世系中增加了賈代化、賈代善這一代，於是寶玉就變成了榮國公重孫，賈母亦嬗變為榮國公的兒媳了。(註14)

舊稿原只有一個三代一支的榮國府，增入了賈赦一支，又擴張到寧榮兩府，改為四代，使我們看到新稿較舊稿規模擴大了。至於說在稿本的那些階段作這樣的改變，目前的資料和研究的程度，還不能確切回答這個問題，甲戌年增刪云云，也只是一種假說。

(三)賈元春與大觀園

大觀園是個少年樂園，是今本《石頭記》寶玉和十二釵的活動中心，是舊稿從《風月寶鑑》向《紅樓夢》演化的過程中，隨著人物年齡下降，由以寫青年風月為重點，到以寫少年真情為主體時，為少男少女特別建造的一片淨土、一片樂土。第七十五回賈珍帶領妻妾在「會芳園叢綠堂」賞月作樂吹簫唱曲行令：

14. 上引朱淡文書，頁82。

……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悚然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叱，問：「誰在那裡？」連問幾聲，沒人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恍惚聽得祠堂內榻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豎。……（《彙校》V 4423-4425）

這是所謂「開夜宴異兆發悲音」，賈府已將衰亡，祖先陰靈悲嘆，但此時還有「會芳園」，這座在今本第十六回已被拆去併入大觀園的寧府西園。這裡還保存舊稿。可知舊稿中並沒有大觀園的。明義所讀到的《紅樓夢》已有大觀園，他二十首詠紅詩也是以大觀園的活動為中心的，可知書末還有會芳園的舊稿是《風月寶鑑》時期。今本第十一回詠會芳園有「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云云（《彙校》I 549）倒是一個適合可卿、鳳姐、賈璉、賈瑞等青年男女玩風弄月的所在了。

第十六回賈蓉向賈璉說：「我父親打發我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講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省親別院了。……」（《彙校》I 771）正式開工，「先令匠人拆會芳園牆垣樓閣，直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行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系私地，並非官道，故可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牆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彙校》I 779-780）這就是說，將寧府的會芳園和榮府的花園合併建大觀園。如此榮府園在東邊。第三回黛玉隨邢夫人去拜見賈赦，兩人坐車子「出了西角門烟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彙校》I 135）則榮府園在府東似不成問題。但此處甲戌、王府、有正諸本有一條很奇怪的批：

試思榮府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偏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脂輯》71）

第二回賈雨村說他遊金陵時見到榮寧兩府「後一帶花園子裡面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溷潤之氣」句，甲戌本有兩條一問一答的夾批：

「後」字何不直用「西」字？

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脂輯》45）

可見批者心目中，榮府園應在西，而作者也明知此園應在西，不想批者見了傷感，故改用後字。這自然要使人聯想到曹寅江南織造府的西園，但就書的形成過程中也可找到答案。

上一節我們已指出賈家由一支而增加到兩支，一府擴張成兩府。當其一府時期，府西有會芳園。後來增入的賈赦一支，被安置住入園內靠北某處。待增加大房寧府，二房榮府就搬到西邊。榮府園改在東邊，以便和在寧府西邊的會芳園，合建大觀園。今本據舊稿而來，沒完全改好，還存下一些花園在西，賈赦住園內北邊的痕跡。如第三十回寫寶玉無精打采，

……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彙校》II 1601）

按據第三回、第十二回所寫，賈母院在西，鳳姐院在東，由賈母處去鳳姐院，要往東走。第四十八回香菱進園住，寶釵對她說：

……我勸你今兒頭一回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來。（《彙校》III 2572）

大觀園在榮府的東邊，看賈母要向西走。第七十五回邢大舅公開抱怨邢夫人，

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笑道：「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太太兄弟抱怨他呢。可憐他親兄弟還是這樣說，這就怨不得這些人了。」

（《彙校》V 4414-4415）

可知早期稿本，賈赦住北院。以上所引，都是舊稿的殘餘。周善毅的〈大觀

園十議〉中〈第一議：園地方位〉還舉出第十七回大觀園水源，第五十六回「西南角聚錦門」和第七十八回寶釵謂：「自我在園，東南上小角門就常開著」等處，證明大觀園基地原在榮府西，並據此繪出大觀園圖。^(註15)關於舊稿大觀園在榮府西，戴不凡〈曹雪芹「拆遷改建」大觀園〉一文，有較全面深入的研究，且附有圖可參考，戴氏指出：「原來的榮府西花園又被雪芹『拆遷改建』為榮府東邊的大觀園。」^(註16)

三十多年前，梁宗之發表了〈我猜想《紅樓夢》成書經過〉一文，其中〈四、大觀園——是會芳園的擴充〉，引描寫會芳園景色的駢文指出，像會芳園「這樣的園林，已經不錯了，但因一干風流冤家不能住在園中活動，因此便要另起一座大觀園。另起大觀園必須要有個大題目，於是在敘述秦可卿的故事尾巴，突然插個賈元春省親的故事。」^(註17)用元春省親來建大觀園，脂硯和畸笏，都曾道及。第十六回賈璉、鳳姐談省親事，庚辰眉批（甲戌回前總批）：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畸笏。（《脂輯》290）

第二十三回賈元春命寶玉及眾姐妹入大觀園居住一段，庚辰本有眉批：

大觀園原係十二釵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諸豔，不見一絲扭捏。己卯冬夜。（《脂輯》451）

我們知道「己卯冬夜」都是脂硯的批，這條批語是脂硯所寫，稱賞作者的構思。

梁宗之認為舊稿中沒有元春，元春是為建造大觀園添入的人物，他提出的理由中，有兩點很可注意：

第一，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托夢與王鳳姐有云：「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此時作者或還沒有另起大觀園的企圖。諸芳是暗喻賈家

15. 文載《紅樓夢學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頁85-121。

16. 文載《紅樓夢學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頁169-183。

17. 文載《暢流》第二十卷第一一三期（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月）。又載胡文彬、周雷編，《台灣紅學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100-118。本文據《台灣紅學論文選》轉引，引文見頁115。

內眷，而這些內眷活動的地方，謂之「會芳」本也夠了。諸芳之中，本來只有三春，所以甲戌本對三春名字旁批曰：「迎」、「探」、「惜」就是「應」、「歎」、「息」。有的是「應憐」的人，有的是「應歎息」的人物。賈家諸女，似盡於此。本無四春，只有三春。

第二，於三春之上，另加元春一人；倘從前後情節按之，可謂純為省親別墅（即大觀園）而設，所以大觀園落成不久，元春也跟著「夭逝」了。不僅這點可證作者對元春只是一時利用，到了用不著時，即一筆勾銷了她。而且在前後敘述到她時，也極潦草。第二回借冷子興口裡介紹元春，在甲戌本庚辰本中就沒有把她的年齡寫好。依冷子興的介紹，她只較寶玉大一歲，但寫到她以貴妃身分出場時，為著勉強勾摹其雍容華貴的樣子，可又把她說得如同寶玉母親的年紀了。又不但作者對元春這個人物的描寫十分恍惚，就連勢利的賈家對如此重要的女兒，在她未省親之前，及其死後，好像都不太注意渲染似的。這種種缺憾，唯一可解釋的，則因為她不是個老早安排的，故與整個故事，不發生有機的關係。（註18）

賈元春本來不在舊稿中，今本《石頭記》正文還有線索。第二十八回寶玉向黛玉訴表情嘆道：

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甚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彙校》II 1455-1457）

《石頭記》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第十八回元春省親時的補敘，乃至第二十三回元春命寶玉和眾姐妹入住大觀園，都使我們知道寶玉有位入宮的親姐姐，「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初，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系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彙校》I 886）但此處寶玉

18. 同上，頁115-116。

自己宣稱他是獨出，不但探春、賈環和他是異母所生，連元春也不存在。可知在寫這一段稿子時，元春還沒出現，上述提及元春處，都是後來為修建大觀園時才加上去的。(註19)

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時，探春「掣了一根籤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

……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注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甚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彙校》IV 3515-3517)

「王妃」兩字，各本皆然。賈府已有的「王妃」，似乎非元春莫屬，且在寫此段時，元春還不是貴妃。為了大觀園才使她升一級的。從無到有，從王妃到皇妃，顯示了不同時期的增刪，但這全是在《紅樓夢》稿本形成前，是《風月寶鑑》稿時期。

上引梁宗之文說元妃早死，並沒有論證。張愛玲指出：「第十八回元妃省親，臨別元妃說：『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批註是「不再之讖」。舊稿當是這年年底元妃染病，不擬省親，次年開春逝世。」(《夢魘》94) 她還舉出二十二回燈謎，也暗示元春早逝(《夢魘》395)。自然我們還會想到第五回的冊詞。張愛玲贊成吳世昌《紅樓夢探源》關於「元妃本來死在第五十八回，後來改為老太妃薨」的說法。吳世昌指出第五十三回起又提到賈府經濟艱難，第五十八回解散承應元妃省親用的戲班，第七十二回賈璉和鴛鴦商量「偷」賈母用不著的金銀家伙去押，又有太監來強借錢，第七十五回且有賈府的祖先悲嘆，都是賈妃不在的跡象。第五十八回老太妃薨，賈府全家出動數月參加國喪，因此第六十三回賈敬死，只能讓尤氏「獨豔理親喪」。第五十九回較各回短，可能刪去喪禮部分。吳氏指出，秦可卿夢告鳳姐一段話，舊稿中應是元春托夢給她父母的。

19. 參上引朱淡文書，〈元春與大觀園的出現〉，頁 101-104。

(註20)順便說一句，秦可卿喪禮的氣勢規模，似乎較適合賈敬的身分，恐怕原來是賈敬的喪禮，從銘旌上寫的「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享強壽」云云也可看出端倪來。「冢孫」是嫡長孫，「四十曰強」。但這是另一個問題，待以後有機會時論述。

回到大觀園中來，它是作者為少年男女建造的樂園，是個想像的「天上人間諸景備」的理想園林，既有北方的景色，亦有南方的特色；既有北方官園的氣象，又存江南私園的情調。書中的大觀園有二重空間，一是成年人的實際的空間，一是少年人的回憶的空間。前者是賈政遊園、賈妃省親以及賈母、劉姥姥在園中宴賞的空間。賈政走了大半日還沒有走完全園，賈妃遊園是車船具備，賈母也常要坐轎坐船的。後者則是寶玉和眾姐妹、丫環日常生活的所在。無論是園中各人間的來往，以及寶玉和眾釵一日三餐在賈母處用飯，都沒有距離的問題。設想賈政所遊賞的大觀園，叫林妹妹住了，三餐去賈母處用飯，不累壞了才怪呢。作者寫的是他兒童少年時期回憶的空間，才可能有這種既有充分的空間可容下天上人間諸景，却又沒有距離限制的特性。

(四)餘 論

《石頭記》是本尚未完成的書，細心的讀者總會發現書中若干矛盾的地方，作為茶餘飯後的談助。紅學家們除替本書作勘誤外，又常為此書編年表，作賈府和大觀園圖，這就發現某些日期混亂和方位錯誤。早在脂評時期，評者就為協助鳳姐記帳的彩明是男是女爭論不休。苕溪漁隱范鍇（1764-1865）的《癡人說夢》，成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包含〈槐史編年〉、〈膠中餘牒〉、〈鑑中人影〉、〈鐫石訂疑〉四編，還附有所繪的「總圖」，「寧國府、賈府宗祠、會芳園、賈赦宅」，「大觀園、梨香院、薛宅」及「榮國府」圖共四幅。這是最早一部既有年表，又有「訂疑」和圖的專著。(註21)以後不斷有新著作出現，有的且成專書。圖則變成

20. 參 Wu Shin-Chang,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205-226.

21. 苕溪漁隱的《癡人說夢》，有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懷紅樓刊本。關於此書較新的研究，有任少東、趙金銘〈苕溪漁隱所見《石頭記》舊抄本初探〉，載《社會科學輯刊》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一四三—一五一；又轉載入《複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七二—八〇。周策縱，〈論一部被忽視的《紅樓夢》舊抄本——《癡人說夢》所記抄本考辨〉，載《紅樓夢學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頁 15-41。

模型。大概只要有紅學，就自然有這方面的研究。

對書中正文的矛盾和日期的錯誤，方位的不合，紅學家看法各不相同。有人以為既然作者聲明故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的故事，則也正不必處處落實。亦有人排列年表之後說：「這樣一部大書，百十萬言，人物事情，繁雜萬狀，而所寫歲時節序、年齡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實在令人不能不感到驚奇！偶然也有二三處欠合的，皆非重要，從整個著作看，實在提不到話下。」（註22）這是從一般長篇小說創作，難免有前後不相合的地方來看，却不符合《石頭記》的實際情況；且謂其中只偶有二三處欠合，也是不合事實曲為婉解的說法。還有人說：「《紅樓夢》一書，無稽小說，作者洋洋灑灑，特衍出百二十回絕妙文字，而此百二十回中，有自相矛盾處，有不著邊際處，有故作罅漏處，初視之，若漫不經意者。然太平閑人乃正於此中得間，為一二拈出，經以《大學》，緯以《周易》，較之金氏聖歎評《三國》、《水滸》、《西廂記》，似聖歎尚為其易，而閑人獨為其難。」（註23）將書中的矛盾、罅漏，看成作者故意的製作，而加以玄學的解釋，又可謂味在酸鹹之外了。

《石頭記》雖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却並未完成，不幸作者在困頓中死去。目前書中所留下的矛盾處，不接榫處，不統一處等等，都是書經增刪剪裁，而沒有最後完成的緣故。〈八十回本《石頭記》成書初考〉指出，書沒最後完成，自是千古恨事，「但正是書未寫完，留下創作過程的蛛絲馬跡，配合脂批和時人的記載，使我們多少了解到這本書的寫作歷程，這也是大不幸中的小幸吧。」（〈初考〉80）

增刪剪裁可以解釋《石頭記》存在的種種問題，但我們還要問，作者為甚麼要增刪剪裁？除了書中所說，要「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外，增刪剪裁向著甚麼目標？〈初考〉和本文，通過對人物年齡和修建大觀園的研究認為作者在歷次改稿中，不斷降低人物年齡，使寫作重點由青年的世界轉向少年人的世界。拆掉會芳園擴建人間的太虛幻境——少女的樂土大觀園。作者在本書開頭自述他是在「風塵碌碌，一事無成」、「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自責中，追憶失去的少年時光，特別是當日所有之女子。大觀園是座少年樂園，連它的空間都是少年的回憶空間

22.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上下兩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上冊頁212。

23. 鴛湖月癡子，〈妙復軒評石頭記序〉。轉引自一粟編，《紅樓夢卷》（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第一冊，頁36-37。

了。要是說《風月寶鑑》是像脂硯所說的：「深得金瓶壺奧」（《脂輯》247）的書，它仍籠罩在《金瓶梅》的影響下是明顯的。到了《紅樓夢》，到了《石頭記》，《金瓶梅》的影響雖還不能完全脫離，但已起了質的變化。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悼紅軒中，「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寫出「兒女真情」，唱出了「萬豔同悲」。

張愛玲在《紅樓夢魘》的自序中說：

紅樓夢的一個特點是改寫時間之長——何止十年間「增刪五次」？直到去世為止，大概佔作者成年時代的全部。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樣，從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間跳出來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裝。從改寫的過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長，有時候我覺得是天才的橫剖面。（《夢魘》8）

但願成書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石頭記》這本書和它的作者。沒有《石頭記》成書的知識，去繪大觀園圖，編《石頭記》年表，都要碰到顧得東來丟了西的困境，與其勉強拼合，是否可考慮將作者在不同時期不同構思適當地呈現出來？至於對本文的校勘和研究，對人物和本書主題結構的研究，乃至對脂評和後半部書的研究，成書考能為我們提供新的線索和思路。《石頭記》成書過程研究是《紅樓夢》研究中一個較少為人注意，仍有待大力開拓的領域。〈初考〉中指出：

就目前研究發現，《石頭記》新稿舊稿間，人物，特別是次要人物如書中丫頭等，經過重新安排，因為還沒有完全修改好，故還留下舊稿的痕跡。新稿舊稿間語言也有若干差別，舊稿中吳詞較多，較文；新稿則更多採用北京語詞，白話化了。新舊稿人物稱呼、俗字寫法都有若干差別。這些因素目前還只是一些零碎的說法，如能找出一些規律，作為判定不同時期稿子的標準，再配合正文情節、批語和時人記載，就可望將此書成書過程較清楚描述出來。（頁92）

我們的工作才剛開始。

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稿

Origins of the 80-Chapter Edi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ing-ho Chan

CNRS, France

ABSTRACT

From the available source material, it may be seen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80-chapter edi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entitled *Feng-yueh pao-chien* (A Mirror for the Romantic), the revised version entitled *Hung lou meng*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and the still incomplete *Shih-t'ou-chi*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e fact that with each revision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of the novel grow younger indicates the change of treatment from romantic love of the youth to innocent affection of the adolescent. Chia Yuan-ch'un's construction of Ta-kuan yuan (Prospect Garden) is to accommodate such a change. The enlargement of the Chia household reflects 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versions.

Key Words: Story of the Ston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Mirror for the Romantic.